

《当恩典切中要害的时候》

6. 见证

背景读经：马太福音11:25-30

每年我们的教会都组织一次“世界宣教会议”，目的是为了鼓励人支持——用祷告、金钱和人力支持向世界传福音的工作。看了这一系列的学习之后，怀疑的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相当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麻烦去传福音？如果神掌管主权，如果祂创世以来已经拣选了一群选民，我们传不传福音又有什么分别呢？神主权的教义岂不意味着传福音的死吗？它岂不是摧毁了基督徒在本地和外地作见证的一切动力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原因和其他福音派基督徒的理由是一样的。我们相信的加尔文主义让我们的传福音有任何不同吗？它带来极大的不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

对于传福音，改革宗信仰面对的不是它特有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其他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的理由，和其他人说的理由是一样的。

首先，神命令我们传福音。人不管怎样解释预定论这个教义的含义，都不应当影响他对大使命的顺服。不管拣选是什么意思，人仍受到神的呼吁来顺服祂，祂已经命令我们：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 20）。

让逻辑占据人的思想，推论说因为神已经预定万事，我们就有自由忽略这条命令，这就是不信的唯理主义和极度的悖逆。教导预定论的同一本圣经，也教导我们去传福音。不管我们对预定怎样理解，都不能容它取消了作见证的命令。我们作见证，因为我们得到命令要去作见证。

其次，我们接受一种二律背反。巴刻在他写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一书中把二律背反定义为“外表上的矛盾”，“两项显明的真理之间的表面上的相反或矛盾”。他进一步解释说，“每当两项原则并立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两者是不相协调的，然而又都是不可否认的，就有了‘二律背反’性”（18页）。[1]他举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个例子，现代物理学把光描述为包含是光波和光子，而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它必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有证据表明光两样都是。所以光被看作是这两样。我们看待预定和传福音和这是一样的。我们自由向所有人传福音，尽管我们知道只有选民才会作出回应。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1. 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圣经本身接受这种二律背反，从未觉得有必要停下来向我们作解释。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恩典教义（如神主权的主动行事，人的无能，预定等等）和普世性呼吁所有人来相信是并肩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人最喜欢的关于传福音的经文中举出许多例子，很多这样的经文是耶稣亲口说的话。你知道“到我这里来”那很出名的经文，人通常以此为来证明神不预定。因为“凡”人都受到邀请

，所以必然就是所有人都能。因为“凡”人都被邀请来，所以没有一个人被拣选排除在外。经文在这里：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28-30）。

人常常忽略了之前的经文。是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但同样真实的是，耶稣用一个祷告引出这句话，在这祷告中祂说：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祢！因为祢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太 11:25-27）。

耶稣说父将福音真理向一些人（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其他人（“婴孩”）“就显出来”。祂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是祂的旨意。在祂眼中这是祂的“美意”。而且耶稣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然后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这很值得我们注意。祂说父把真理向一些人藏起来，向其他人就显出来。祂说人对父的认识取决于子是否愿意把父启示出来。我们可以很安全地总结说，子愿意向一些人，而不向其他人启示父。子不是向所有人启示父。对于一些人来说，真理是被隐藏起来的，而对其他人来说，真理则是被显明出来的，分别在于神主权的旨意，父的那“美意”。

你怎么把这些事情调和起来？你不应去调和。祂刚刚才说了神向一些人把真理隐藏起来，那么祂怎能向“凡劳苦”的人真诚发出邀请？这是有可能的，事情也确实如此。你要两样都相信，都接受。

我们在约1:12看到另外一处我们喜爱的关于传福音的经文：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 1:12）。

人会说：“看这普世性的说法，经文说，福音是传给‘凡接待祂的’。所有人都欢迎，没有一个被排除在外。如果预定论真是真的，圣经就会说，‘凡是选民，接待祂的’……这证明预定论是不对的。”请继续读下一节经文。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 1:13）。

相信和接待基督的人是怎样来相信和接待祂的？他们被重生了。他们是怎样被重生的？这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们是神的作为，由神行使主权重生。他们是“从神生的”。祂在灵里使他们从死里复活，带他们进入生命。就这样，“凡接待祂的”是受“从神生的”限制。人能够真诚地说“凡接待祂的”都要得救，然后转过身来实际上说，只有那些“从神生的”人才接待祂？圣经能这样说，也这样说。

另外一处对应的经文值得关注，但我们只是稍提一下，就是人所喜爱的“你们必须重生”这处经文。请留意当尼哥底母尝试找出他怎样才能作成这重生，他被告知他是不能。这不是“肉身”（人的作为）的事情。“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人一定要“从灵生”。尼哥底母想要知道“怎样做”，耶稣让他更糊涂，祂说：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约 3:8）。

你能决定风接下来要往哪里吹吗？你能控制风，就能控制你从灵生的这件事了。谁控制风？唯独神控制。然而“你们必须重生”（约3:7）。你们得到命令，要负责确保此事发生。神是主权的，你要负责任。你怎么把这两件事协调起来？你不应该去调和。

让我们再试一次。人最喜爱耶稣说的其中一句话是在约6: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6:35）。

我们在此看到基督这里来的普遍性邀请。祂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但请看接下来的话。一些人不相信祂说的话，一些人因此跌倒。对此祂评论说：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约 6:36）。

然后祂把他们归于父赐给祂的那些人以外的那一类。拣选解释了他们的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

不，祂不排斥“到我这里来的”人。每一个来的人都蒙保守。但哪些人来？就是那些父“赐给”的人。在这里耶稣两次对不信作出回应，说不信的非选民（我们可以如此称呼这样的人）。首先在44节：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6:44）。

然后在65节：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约 6:65）。

不信的人是那些不能到耶稣这里来的人，除非父赐能力，否则他们不愿来。祂“吸引”，信是“恩赐”，然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

我们已经在罗马书9-11章看过这种二律背反，在当中使徒保罗从“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 9:16；罗 10:13）。

我们要用圣经中其中一处用得最广泛的关于传福音的经文来作我们最后的例子，此处经文是在可4:3-20，撒种的比喻。耶稣首先讲了这比喻（3-9节），然后解释这个比喻（13-20节）。祂解释说，不同的土代表对福音的不同回应：刚硬的泥土代表福音不穿透的心；多有石头的土，就是那些福音只穿透表面，被苦难胜过的心；多有荆棘的土，就是那些领受福音，但很快被世俗的事情挤住的人心；好土，就是领受福音结出果子的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清楚。但是请等一等！我们跳过了13节。在那里耶稣解释了比喻的目的。你以为祂用比喻作教导是为了举例说明、光照真理？再想一想。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祂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

祂用比喻作教导，为的是赛6:9的预言可以得到应验，人要看见听见真理，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可4:12）。你怎么解释？我们不解释，圣经也不解释！在所有这些地方，圣经表明神在拯救的事情上掌管主权；祂拣选一些人，放弃其他人，然而所有人都有责任要作出回应。它没有解释事情怎么能够是这样，它只是断言情况的确如此。我们也这样断言。

2. 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者，而且其余每一个人也接受二律背反。他们只不过是向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承认而已。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最绝对形式的阿民念主义才会否认神有预知，正如我们从前看过的那样，在神的全能面前，预知和预定之间的分别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神预见谁要相信，那么肯定他们要相信，不能不相信。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又马上回到预定的难题。神正把祂知道绝不会信的人带到世上来，然而祂还是这样做了。如果肯定他们会相信，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如果肯定其他人不会相信，为什么还要传福音？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局面，影响结果变成这样或那样。就连认为自己无需接受这奥秘的阿民念主义者也接受这件事。最终来说，只有通过无神论才能回避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相信要运用方法。加尔文主义不是宿命论。宿命论者就是上面描述的人，他相信要发生的事必定要发生，所以他什么也不做，只是观看。被称为“极端加尔文主义”（但根本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就是属于这一类。

“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否认有传福音的需要，正如据说是约翰·里兰斯对建立第一个现代宣教差会的威廉·克理所说的那样，他会说：“年轻人坐下！神乐意让异教徒归正的时候，祂不需要你我的帮助就能做到！”这是宿命论，这是不承认需要使用方法。神命定结果，但祂也命令达致结果所使用的方法。达致让罪人归正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祷告和传福音。这当中存在着奥秘。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用我们的理解来限制我们的顺服。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心顺从神的命令，往普天下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世人的归正祈求。我们这样做，信靠祂要使用我们的见证，我们要像初期教会一样发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13:48）。通过我们的见证和代求，神要从地极收聚祂的选民。

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传福音”，或者“为什么要祷告”，而是“早上为什么要起床”？神知道你要上班，还是祂不知道？除了祂预见的事情以外，还会有别的事发生吗？没有，那么我想你可以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肯定就是神的旨意吧？因为神已经从创世以来命定你要穿哪双鞋，你就可以躺着不动，等合适的那双鞋跳到你的脚上？当然这很愚蠢。去上班的方法是起床。目的和方法神都命定。你为什么起床的理由解释了你为什么传福音。存在着达到正确目的的方法。

加尔文主义带来的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改革宗传福音的理据和其他福音派人士的理由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要来看加尔文主义信念带来的优势。你会说，“等一等，你是说‘优势’吗？”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看过的经文明显表明，恩典教义并不让人不去传福音。但除此之外，那些相信神的主权的人具有关键性的优势。那些是属灵的优势，但无论如何仍是优势。

第一，恩典教义教导人要依靠神。我们是怎样说到一个罪人的？我们说他不能自己让自己归正，我们不能让他归正。使人成为基督徒，这不在于传道人或听道的人属肉体的能力。一定要神来使他归正。因为人是死在罪中，喜爱黑暗；要造作出一个基督徒，这就需要一个神迹，一个只有神才能行的神迹。我们的事奉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靠神去改变人心。如果我们的神学说的离这只差一点点，比如我们只

是说人不过是病了，他没有死，那么我们就需要如此大大依靠神。我们可以给病人开药。但是我们明显不能让死人复活。我们能劝服那些有能力悔改相信的人回转归向基督，但是我们不能说服一具尸首从坟墓里出来。

OK,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神做这件事？回答：通过神命定的方法。传福音，活出福音，祷告。我们还可以说更多的事，特别是关于敬拜和圣礼的事，但现在这样总结就足够了。如果我们集中关注这些事，我们就有大得多的可能，会看到比不是这样更显著的神的动工。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祂赐下让祂的教会增长的方法。就这样，这是传福音真正成功所需的那关键信念。原因如下。

1. 相信神所命定的方法，这要保守我们不至分心。我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宣布有某种新的技巧，某个新的方案，某种新的方法可以让教会增长。有大量的研讨会。它们教导什么？它们教导你要根据一些“常识”做工，这些可能会帮助你的事奉。他们说，在外表方面下工夫，要保证你的设施场所干净整齐。在组织上下工夫，借用华尔街和大公司的方法。在形象上下工夫，让广告公司来确保你向世人投射出正确的形象。在你的方案上下工夫，让人人都得着一些东西，年轻的和年老的，结婚的和单身的，离婚的和再婚的，擅长运动的和身体有残疾的都有自己一份。现在教会把极大的精力花在这些领域上。人认为我们就是应该这样让教会增长。

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本身是错的。它的问题在于它大大使人分心。如果花在这些事情上（人口统计调查和所有这些事）的大量精力、心思和时间被用来传福音和祷告，毫无疑问教会就会进步了。当这些外在的事情成了教会的焦点，以致几乎没有时间用来祷告，给讲道的时间很少，这可真是丢脸了。这些其它的活动不是琐碎，但是以福音本身来衡量时，它们是很接近琐碎。福音才是神的大能。一家教会的“风格”可能可笑糟糕，但神仍能祝福这教会。使徒保罗讲到他的讲道，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2:1, 3, 4, 5）。

他满足于软弱的方法，因为正是这软弱为福音这颗钻石提供了黑色背景，使之更清楚闪亮。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刚强，因为当人的力量没有时，我们的作为就更清楚显为是超自然的。如果使徒保罗用精巧的风格传道，哥林多人的信心可能会依靠“人的智慧”。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们看见的，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而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当我们集中力量在简单、基本的方法上，不为那些发光的小东西担忧时，人就不能说，“他们成功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方案或技巧。”他们而是要得出结论，神必然是在当中，他们要真相信，因为他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的信息是？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基督钉十字架”是显明神的大能的信息。因为神是主权的神，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传扬这信息，祷告求神的大能进入到这信息当中。神在发出复兴大能的一刻之间，可以比我们一生用来组织和做项目的成就更多。复兴是从祷告会、而不是会议室里发出的。这确信要让我们集中关注正确的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 相信神所命定的方法，这要保守我们不受试探去使用强迫的方法。今天向集体传福音的很大部分工作是依靠心理学手段，为的是让人决志。大量的注意力被放在这些聚会的氛围上。环境一定要是“让人不感到受威胁”、温暖、积极向上。吸引人的音乐和吸引人的人被展示在麦克风前，以此帮助建立围绕信

息的正确氛围。在信息之后是呼吁人决志，然后通过大批人涌向前来鼓励人决志，而这种向前通常是由“辅导员”带领引发的。这种群羊效应的动作在转变未归正之人的意志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演奏像“照我本相”这样轻柔音乐重复的段落，延长时间让人作回应和施加心理压力。

参加这种聚会（以及许多、许多在每周聚会中模仿这种风格的教会）的人坦然承认有一种问题，就是很多“决志相信基督”的人不久就失落了。成为基督真正门徒的人比例非常非常低。我们对这种流失率的解释，就是很多的归信只是心理上的归信，是对所施加的各种不同非灵性压力，如情绪方面的压力（音乐），社交方面的压力（群羊效应），以及取决于所讲的信息，属肉体方面的压力（渴望得着‘防火保险’，解决个人问题，等等）的回应。解决之道就是不加装饰的福音传讲。脱离了包装，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如果一个人要真正归正，就一定要由圣灵劝服人心，改变人的意志。其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假冒。

3. 相信神所命定的方法，这要保守我们不至妥协。如果你相信只有神能让一个罪人归正，而祂是通过祂的福音信息做成此事，那么当这信息遭人拒绝时，你就不会受试探要含糊其辞。当人回应福音，抱怨说它“太硬”，“太严肃”，或者“太消极”（世人总是这样回应），想淡化信息的试探就是非常巨大的。正如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所说的那样，很多事奉已经沦为娱乐山羊，而不是喂养绵羊。他说：“让山羊去娱乐山羊吧，让他们在山羊之地做这样的事情吧。”[2]

使徒保罗在他那个时候警告了这件事：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3, 4）。

他对此的回应？“务要传道……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 4:2）。他讲到他的事奉：

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林后 4:2）。

坚信神是主权的神，这要使人做到这一点。人仰望神，而不是人的机智。人不会受到试探，让福音变得更合世人的口味。人知道这是不合人口味的，这是预料得到的事情。人知道未重生之人的心是刚硬的。人知道它不能明白所讲的事（林前2:14）。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传讲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 4:12）。人能信靠神通过祂设立的方法行事，无需操纵听众或信息。神鼓励使徒保罗留在哥林多，祂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徒 18:10）。他们还没有归正，但他们将要归正。福音本身就是把他们挖掘出来的方法。我相信我们今天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使用心理压力，反正这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不需要削弱信息，如果这样做，我们就要削弱它的功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依靠神设立的方法，不要给这些方法挡道。

令人难过的是，各样小把戏在教会中广受人欢迎，这揭示了人对福音缺乏信心。在各样的表演背后，是对赐下福音的这位神缺乏信心。当人再一次开始相信神的主权，我想很多这些标新立异的做法就会从人眼前消失。教会的方案要减少和简化。我们要传道、祷告，并看到神大能的手动工。

第二，恩典教义鼓励和推动传福音的人。恩典教义没有破坏传福音的动力，反而常常激励基督的仆人在有时看似不可能的处境中传扬福音。为什么？因为神能改变任何人的心。如果“王的心”在耶和华中，祂随意将它转动，而王拥有终极的人的主权，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事（这正是箴言要说明的），那么

神就能扭转任何一个人的心，使徒保罗的心，任何人的心（箴21:1）。这种确信已经让人勇敢面对人的嘲笑、暴力和死亡，坚持真理，已经给他们信心，能在敌意、冷淡、里外的不理解中取得成功。这就是分别所在。阿民念主义者传福音，看见基督温柔地敲罪人的门，耶稣等待，传福音的人等待。除非人主权的自由意志容许神来帮助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在这样的光景中，一颗刚硬的人心可以看起来特别无望。加尔文主义者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场面。他的耶稣不是消极等待，祂把门踢开，没有什么门是祂不能踢开的，祂能在任何时候拯救任何人！

过往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抗罗宗福音传道人和宣教士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是一场信仰的复兴。它的领袖不只是神学家而已，他们主要是福音传道者。他们大多数是与奥古斯丁观点一致的人。十七世纪伟大的清教徒传道者都是加尔文主义者。约翰·班扬是加尔文主义者。世上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乔治·怀特菲尔德，十八世纪福音觉醒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大觉醒”年代的其他人，除了卫斯理两兄弟之外（对于他们，巴刻仍称他们是“糊里糊涂的加尔文主义者”），都是加尔文主义者。我们还想起威尔士人贺维·哈里斯（Howell Harris），美国长老会人士威廉·特南特和吉尔伯特·特南特（Williams and Gilbert Tennant），伟大的约拿单·爱德华兹，丹尼尔·罗兰斯（Daniel Rowlands），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十九世纪，英国浸信会人士司布真，还有那位圣洁的苏格兰人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即使在二十世纪，这段公认是符合圣经的加尔文主义没有取得最大成功的年代，学园传道会的创办人白立德（Bill Bright），还有国际爆发布道的创始人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都是加尔文主义者。

至于宣教士，几乎所有现代宣教运动的创始人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人可以首先看到现代宣教运动之父威廉·克理，以及他在浸信会中的同工，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不从国教者当中，前往中国的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前往非洲的宣教士莫法特（Robert Moffat）是加尔文主义者。安立甘会宣教运动的领袖亨利·维恩（Henry Venn），约翰·牛顿（John Newton），理查德·西赛尔（Richard Cecil）和汤姆斯·司各特（Thomas Scott）是加尔文主义者。在苏格兰，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亚历山大·德福（Alexander Duff），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约翰·佩顿（John G. Paton）和其他宣教先锋是加尔文主义者。这看起来特别，但却是真的。加尔文主义没有削弱传福音和宣教，而是看来促进了这一点。怀特菲尔德的传记作家达里茂（Dallimore）认为，怀特菲尔德是这样，正因为是出于我们讲的原因，他传道，相信神“能拯救到底”，祂能改变人心。

到现在我已经被按立进行福音事奉超过十五年了。在这些年间，有一些人是我认为“福音无论如何都是传不了给他们的。”也许在你自己事奉的范围内，你也认识有这样的人。你可能面对一位对福音刚硬的孩子、父母或邻舍，你会受到试探，以为“他们绝不会归正的。”你会受到试探，要把他们放弃。

绝不要放弃。你可以问我的妻子：我从来不会放弃人。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如此气量大的人。我不放弃，因为我相信神的主权。神能拯救任何人。约拿单·爱德华兹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作《对令人吃惊的归正的叙述》。我们曾经见过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我们不断作见证，从讲坛到台下，每一周而复始，向内心刚硬、头脑刚硬的人作见证，因为如果他们要得救，那么救他们的就一定要是福音。

加尔文主义带来不同吗？哦，是的，确实如此。它迫使我们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在见证福音的工作上，它给我们信心和盼望。我相信，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开路的是这些信念。

思考问题

1. 如果神是主权的神，按照自己的旨意预定了万事，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传福音？

2. 什么是二律背反？
 3. 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自由地向所有人传福音？
 4. 加尔文主义对传福音的观点有何优势？
 5. 神命定了哪些方法吸引人归向祂自己？
 6. 为什么要使用提到的这些方法，而不使用其它方法？
 7. 对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就是“因为神要拯救祂要救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因为反正神都要救他们的”，你会作怎样的回应？
 8. 关于传福音，恩典教义有何优势？
 9. 使用神命定的方法，我们可以有什么得益？
 10. 加尔文主义对传福音的观点，和你受到的关于传福音的教导和你对传福音的理解有何不同？
-

[1] 译文采用中国基督教书刊网站译本。

[2] 威廉·斯蒂尔，《牧师的工作》，第8页。